金史/卷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八十七 ◄

金史
卷八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

► 卷八十九 →

紇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本名習尼列 石琚 唐括安禮 移剌道本名趙三 子:光祖

紇石烈良弼

紇石烈良弼，本名婁室，回怕川人也。曾祖忽懶。祖忒不魯。父太宇，世襲蒲輦，徙宣寧。天會中，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，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丱，俱在選中。是時，希尹為丞相，以事如外郡，良弼遇之途中，望見之，歎曰：「吾輩學丞相文字，千里來京師，固當一見。」乃入傳舍求見，拜於堂下。希尹問曰：「此何兒也？」良弼自贊曰：「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。」希尹大喜，問所學，良弼應對，無懼色。希尹曰：「此子他日必為國之令器。」留之數日。年十四，為北京教授，學徒常二百人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前有穀神，後有婁室。」其從學者，後皆成名。年十七，補尚書省令史。簿書過目，輒得其隱奧。雖大文牒，口占立成，詞理皆到。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為第一。除吏部主事。

天德初，累官吏部郎中，改右司郎中，借秘書少監為宋主歲元使。是時，納合椿年為參知政事，薦良弼才出己右，用是為刑部尚書，賜今名。丁父憂，以本官起復。海陵嘗曰：「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，而頗不實。刑部尚書婁室言行端正，無所阿諂。」因謂椿年曰：「卿可謂舉能矣。常人多嫉勝己者，卿舉勝於己者，賢於人遠矣。」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。良弼音吐清亮，海陵詔諭臣下，必令良弼傳旨，聞者莫不聳動，以故常被召問。不逾年，拜參知政事，進尚書右丞，賜佩刀入宮，轉左丞。海陵伐宋，良

弼諫不聽，以為右領軍大都督。海陵在淮南，詔良弼與監軍徒單貞撫定上京、遼右。既而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，而世宗即位于遼陽，良弼乃還汴京。

海陵死，世宗就以良弼為南京留守兼開封尹，再兼河南都統，召拜尚書右丞。世宗謂良弼曰：「卿嘗諫正隆伐宋，不用卿言，以至廢殞。當時懷祿偷安之人，朕皆黜之矣。今復用卿，凡於國家之事，當盡言，無復顧忌也。」良弼頓首謝。窩斡敗於陷泉，入奚中，詔良弼佩金牌及銀牌四，往北京招撫奚、契丹。還，拜尚書左丞。上言：「祖宗以來未錄功賞者，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，宜差第封賞。」詔曰：「已有五品以上官者，聞奏。六品以下及無官者，尚書省約量遷除。」自是功勞畢賞矣。進拜平章政事，封宗國公。

初，山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，詔良弼度宜易置，使與百姓異聚，與民田互相犬牙者，皆以官田對易之，自是無復爭訴。六年十一月，皇太子生日，上置酒於東宮，良弼、志寧同賜酒。上曰：「邊境無事，中外晏然，將相之力也。」良弼奏曰：「臣等不才，備位宰相，敢不竭犬馬之力。」上悅。進拜右丞相，監修國史。世宗謂良弼曰：「海陵時，記注皆不完。人君善惡，為萬世勸戒，記注遺逸，後世何觀？其令史官旁求書之。」又曰：「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祗候者，才有可用，具名聞奏。其猥冗不足蒞官者，亦聞奏罷去。」左丞完顏守道奏：「近都兩猛安，父子兄弟往往析居，其所得之地不能贍，日益困乏。」上以問宰臣，良弼對曰：「必欲父兄聚居，宜以所分之地與土民相換易。雖暫擾，然經久甚便。」右丞石琚曰：「百姓各安其業，不若依舊便。」上竟從良弼議。《太宗實錄》成，賜良弼金帶、重彩二十端，同修國史張景仁、曹望之、劉仲淵以下賜有差。

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為臣孰賢不肖，因謂宰相曰：「皇統、正隆多殺臣僚，往往死非其罪。朕委卿等以大政，毋違道以自陷，毋曲從以誤朕。惟忠惟孝，匡救輔益，期致太平。」良弼對曰：「臣等過蒙嘉惠，雖譾薄，敢不盡心。聖諭諄諄，臣等不勝萬幸。」良弼請於榷場市馬，毋拘牝牡，「今官馬甚少，一旦邊境有警，乃調於民，不亦晚乎。」上從之。八年，選侍衛親軍，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，詔使習射。頃之，問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：「女直人習射尚未行耶？」良弼對曰：「已行之矣。」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：「吏部格法，止敘年勞，雖有材能，拘滯下位。刺史、縣令，多不得人。乞密加訪察，然後廉問。今酒稅使尚選能吏，縣令可不擇人才，乞以能吏當任酒稅使者，任親民之職。」上是其言，謂宰相曰：「朕思庶職多不得人，中夜而寤，或達旦不能寐。卿等注意選擇，朕亦密加體察。」良弼對曰：「女直、契丹人，須是曾習漢人文字，然

後可。方今大率多為黨與，或稱譽於此，或見毀於彼，所以難也。」上曰：「朕所以密令體察也。」上謂良弼曰：「猛安謀克牛頭稅粟，本以備凶年，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。」進拜左丞相，監修國史如故。

良弼為相既久，練達朝政，上所詢訪盡誠開奏，垂紳正笏不動聲氣，議政多稱上意。以母憂去，起復舊職。是時，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，以封其臣任得敬。上以問群臣，群臣多言此外國事，從之可也。上曰：「此非是仁孝本心，不可從。」良弼議與上意合。既而，夏國果誅任得敬，上表來謝。參知政事宗敘請置沿邊壕塹，良弼曰：「敵國果來伐，此豈可禦哉？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高麗國王王晛表讓國于其弟皓，上疑之，以問宰相良弼。良弼策以為讓國非王晛本心。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，其表果言王皓弒其兄晛，如良弼策，語在《高麗傳》中。

世宗罷採訪官，謂宰臣曰：「官吏之善惡，何由知之？」良弼對曰：「臣等當為陛下訪察之。」以進《睿宗實錄》，賜通犀帶、重彩二十端。是年，有事南郊，良弼為大禮使。自收國以來，未嘗講行是禮，歷代典故又多不同，良弼討論損益，各合其宜，人服其能。上與良弼、守道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幼，不習教訓，無長幼之禮。曩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。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，或謂事不在己而不問，或非其職而人不從。可依漢制置鄉老，選廉潔正直可為師範者，使教導之。良弼奏曰：「聖慮及此，億兆之福也。」他日，上問曰：「朕觀前史，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，直言為民者。今無其人，何也？」良弼曰：「今豈無其人哉。蓋以直道而行，反被謗毀，禍及其身，是以不為也。」

大定十四年，歲在甲午，大興尹璋為賀宋正旦使，宋人就館奪其國書，詔梁肅詳問。眾議紛紛，謂凡午年必用兵，上以問良弼，對曰：「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，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，今茲宋人奪我國書，而適在午年，故有此語，未必然也。」既而，梁肅至宋，宋主起立授受國書，如舊儀。梁肅既還，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、知閣門事劉瀹來祈請，其書曰：「言念眇躬，夙承大統。荷上國照臨之惠，尋盟遂閱於十年。修兩朝聘問之勤，繼好靡忘於一日。惟是函書之受，當新賓接之儀。嘗空臆以屢陳，飭行人而再請。仰祈眷顧，俯賜矜從。」上與大臣議，良弼奏曰：「宋國免稱臣為侄，免奉表為書，恩賜亦已多矣。今又乞免親接國書，是無厭也，必不可從。」平章政事完顏守道、參知政事移剌道與良弼議合。左丞石琚、右丞唐括安禮以為不從所請，必至於用兵。上謂琚等曰：「卿等所言，非也。所請有大於此者，更欲從之乎。」遂從良弼議，答其書，略曰：「弗循定分之常，復有授書之請。謂承大統，愈見自尊。奈何以若所為，尚求其欲。矧曰已行之禮，靡得而更。」其授受禮儀，終不復改。

上問宰臣：「嘗求內外官舉賢能，未聞有舉者，何也？」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，視其當不，以為賞罰。上曰：「宋制薦舉，其人犯私罪者，舉主雖至宰執，亦坐降罰。人心有恆者鮮，財利怵於前，或喪其所守。宰臣任大責重，豈坐是以為升黜邪？」良弼曰：「前詔朝官六品以上，外官五品以上，各舉所知，盍申明前詔？」從之。上曰：「朕欲周知官吏善惡，若尋常遣官採訪，恐用非其人。然則官吏善惡，何以知之？」良弼曰：「臣等當為陛下訪察。」上曰：「然，但勿使名實混淆耳。」上欲徙窩斡逆黨，分散置之遼東。良弼奏：「此輩已經赦宥，徙之生怨望。」上曰：「此目前利害，朕為子孫後世慮耳。」良弼曰：「非臣等所及也。」於是以嘗預亂者徙居烏古裏石壘部。上問宰臣曰：「堯有九年之水，湯有七年之旱，而民不病饑。今一二歲不登，而人民乏食，何也？」良弼對曰：「古者地廣人淳，崇尚節儉，而又惟農是務，故蓄積多，而無饑饉之患也。今地狹民眾，又多棄本逐末，耕之者少，食之者眾，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。」上深然之，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。

十七年，以疾辭相位，不許。告滿百日，詔賜告，遣太醫診視，屢使中使問疾。良弼在告既久，省多滯事，上以問宰相、參政，張汝弼對曰：「無之。」上曰：「豈曰無之。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，當具以聞。」十八年，表乞致仕歸田里，上遣使慰諭之曰：「卿比以疾在告，朕甚憂之。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，彼中風土，非老疾所宜。京師中倦於人事，若就近都佳郡居處，待疾少間，速令朕知之。」良弼奏曰：「臣遭遇聖明，濫膺大任，夙夜憂懼，以至成疾。比蒙聖恩，數遣使存問，賜以醫藥，臣之苟活至今，皆陛下之賜也。臣豈敢望到鄉里，便可愈疾。臣去鄉歲久，親識多已亡沒，惟老臣獨在，鄉土之戀，誠不能忘。臣竊惟自來人臣受知人主，無逾臣者，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。若使一還鄉社，得見親舊，則死無恨矣。」上問宰相曰：「丞相良弼必欲歸鄉里，朕以世襲猛安封其子符寶曷答，俾之侍行，何如？」右丞相完顏守道曰：「不若以猛安授良弼，使其子攝事。」上從之。於是授胡論宋葛猛安，給丞相俸傔，良弼乃致仕歸。上謂宰相曰：「卿等非不盡心，但才力不及良弼，所以惜其去也。」其後，尚書省奏差除，上曰：「丞相良弼擬注差除，未嘗苟與不當得者，而薦舉往往得人。粘割斡特剌、移剌綖、裴滿余慶，皆其所舉。至於私門請托，絕然無之。」嘗問良弼：「每旦暮日色皆赤，何也？」良弼曰：「旦而色赤應在東，高麗當之。暮而色赤應在西，夏國當之。願陛下修德以應天，則災變自弭矣。」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，高麗有趙位寵之難，其言皆驗云。是歲，薨。年六十。上悼惜之，遣太府監移剌綖、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為敕葬祭奠使，賻白金、彩幣加等，喪葬皆從官給。追封金源郡王，命翰林待制移剌履勒銘墓碑，謚誠敏。

良弼性聰敏忠正，善斷決，言論器識出人意表。雖起寒素，致位宰相，朝夕惕惕盡心于國，謀慮深遠，薦舉人材，常若不及。居家清儉，親舊貧乏者周給之，與人交久而愈敬。居位幾二十年，以成太平之功，號賢相焉。明昌五年，配饗世宗廟廷。

完顏守道

守道，本名習尼列，以祖穀神功，擢應奉翰林文字。皇統九年，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，歷獻、祁、濱、薊四州刺史。世宗幸中都，過薊，父老遮道請留再任。平章政事移剌元宜舉以自代，於是遷昭毅大將軍，授左諫議大夫。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，守道諫曰：「陛下初即位，天下略定，邊警未息，方大有為之時，恐晏非其材。必欲親愛，莫若厚與之祿，俾勿事事。」乃授以太尉，致仕。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，欲行賞賚，而帑藏空竭，議貸民財以與之。守道曰：「人罹虐政，方喜更生，今仁恩未及，而征斂遽出，如群望何，甯出宮中所有，無取於民。」遂從其言。契丹叛，遼東猛安謀克在其境者，或附從之，朝議欲徙之內地，守道極陳其不可。右副元帥謀衍將兵討賊，不即擊，守道力言於朝，詔遣僕散忠義、紇石烈志寧往代之，東方以平。

大定二年，宮中十六位火，方事完葺，時已入夏，頗妨民力，守道諫而罷。未幾，改太子詹事，兼右諫議大夫，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，及賑民饑。守道籍大姓戶口，限以歲儲，使盡輸其贏入官，復給其直，以是軍民皆足。拜參知政事、兼太子少保，守道懇辭，世宗諭之曰：「乃祖勳在王室，朕亦悉卿忠謹，以是擢用，無為多讓。」時契丹餘黨未附者尚眾，北京、臨潢、泰州民不安，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，給群牧馬千疋，以備軍用。守道招致契丹骨迭聶合等內附，民以寧息。還進尚書左丞，兼太子少師。嘗從獵近郊，有虎傷獵夫，帝欲親射之，守道叩馬極諫而止。俄拜平章政事。十四年，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，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，帝意未決，守道等以為不可許，帝卒從之，詳在《紇石烈良弼傳》中，既而，遷右丞相，監修國史，復遷左丞相，授世襲謀克。

二十年，修《熙宗實錄》成，帝因謂曰：「卿祖穀神行事有未當者，尚不為隱，見卿直筆也。」尋請避賢路，帝不許。進拜太尉、尚書令，改授尚書左丞相，諭之曰：「丞相之位不可虛曠，須用老成人，故復以卿處之，卿宜悉此。」未幾，復乞致仕，帝曰：「以卿先朝勳臣之後，特委以三公重任，自秉政以來，效竭忠勤，朕甚嘉之。今引年求退，甚得宰相體，然未得代卿者，以是難從，汝勉之哉。」二十五年，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廩，奪官一階。尋改兼太子太師，特錄其子珪襲謀克，充符寶祗候。章宗為原王，

詔習騎鞠，守道諫曰：「哀制中未可。」帝曰：「此習武備耳，自為之則不可，從朕之命，庸何傷乎？然亦不可數也。」二十六年，懇求致仕，優詔許之，特賜宴于慶春殿，帝手飲以卮酒，錫與甚厚，以其子珪侍行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。明昌四年卒，年七十四。上聞之震悼，遣其弟點檢司判官蒲帶致祭，賻銀千兩、重彩五十端、絹五百疋。太常議謚曰簡憲，上改曰簡靖，蓋重其能全終始云。

石琚

石琚，字子美，定州人。沉厚好學。父皋，補郡吏，廉潔自將，稱為長者。從魯王闍母攻青州，州人堅守不降。闍母怒之，及城破，命皋計州民之數，將使諸軍分掠有之，皋緩其事。闍母讓之，皋曰：「大王將為朝廷撫定郡縣，當使百姓按堵，無或侵苦之。若取城邑而殘其民，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。皋之稽緩，安敢逃罪。」闍母感悟，乃下令曰：「敢有犯州人者，以軍法論。」指其坐謂皋曰：「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。」皋隨守定州，唐縣人王八謀為亂，書其縣人姓名於籍，無慮數千人，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，皋主鞫治。是時冬月，皋抱籍上廳事，佯為頓僕，覆其籍爐火中，盡焚之，不可復得其姓名，止坐為首者，餘皆得釋。

琚生七歲，讀書過目即成誦。既長，博通經史，工詞章。天眷二年，中進士第一，再調弘政、邢臺縣令。邢守貪暴屬縣，掊取民財，以奉所欲，琚獨一物無所與。既而守以贓敗，他令佐皆坐累，琚以廉辦，改秀容令。復擢行台禮部主事，召為左司都事。累遷吏部郎中。貞元三年，以父喪去官，尋起復為本部侍郎。世宗舊聞其名，大定二年，擢左諫議大夫，侍郎如故。奉命詳定制度，琚上疏六事，大概言正紀綱，明賞罰，近忠直，遠邪佞，省不急之務，罷無名之役。上嘉納之。遷吏部尚書。琚自員外郎至尚書，未嘗去吏部，且十年。典選久，凡宋、齊換授官格，南北通注銓法，能僂指而次第之，當時號為詳明。頃之，拜參知政事，琚辭讓再三，上曰：「卿之材望，無不可者，何以辭為。」右丞蘇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，詔共典其事，給銀牌二十四，許從宜規畫。上謂琚曰：「此役不欲煩民，丁匠皆給雇直，毋使貪吏夤緣為奸利，以興民怨。卿等勉力，稱朕意焉。」徒單合喜定陝西，琚請曲赦秦、隴，以安百姓，上從之。丁母憂，尋起復，進拜尚書右丞。天長觀災，詔有司營繕，有司辟民居以廣大之，費錢三十萬貫。蔚州堝地蕈，役數百千人。琚奏之，上曰：「自今凡稱御前者，皆稟奏。」琚與孟浩對曰：「聖訓及此，百姓之福也。」是時，議禁網捕狐、兔等野物，累計其獲，或至徒罪，琚奏曰：「捕禽獸而罪至徒，恐非陛下意，杖而釋之可也。」上曰：「然。」久之，進拜左丞，兼太子少師。上問宰相：「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為民直言無忌者，今何以無之？」琚

對曰：「是豈無之，但未得上達耳。」上曰：「宜盡心采擢之。」

世宗將行郊祀，議配享，琚曰：「配者，侑神作主也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，故推祖考以配天，同尊之也。《孝經》曰：'郊祀后稷以配天。'漢、魏、晉皆以一帝配之。唐高宗始以高祖、太宗崇配。垂拱初，以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並配。玄宗開元十一年，罷同配之禮，以高祖配。宋太宗時，以宣祖、太祖配。真宗時以太祖、太宗配。仁宗時，有司請以三帝並侑，遂以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並配。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、神無二主，當以太祖配。此唐、宋變古以三帝配天，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。將來親郊合依古禮，以一祖配之。」上曰：「唐、宋不足為法，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。」琚嘗請命太子習政事，或譖之曰：「琚希恩東宮。」世宗察其無他，以此言告之，琚對曰：「臣本孤生，蒙陛下拔擢，備位執政，兼師保之任。臣愚以為太子天下之本，當使知民事，遂言及之。」因乞解少師。十年二月，祭社，有司奏請禦署祝版，上問琚曰：「當署乎？」琚曰：「故事有之。」上曰：「祭祀典禮，卿等慎之，無使後世譏誚。熙宗尊謚太祖，宇文虛中定禮儀，以常朝服行事。當時朕雖童稚，猶覺其非。」琚曰：「祭祀，大事也，非故事不敢行。」

上謂琚曰：「女直人往往徑居要達，不知閭閻疾苦。卿嘗為丞簿，民間何事不知，凡利害極陳之。」上與宰臣議鑄錢，或以鑄錢工費數倍，欲採金銀坑冶，上曰：「山澤之利可以與民，惟錢幣不當私鑄。若財貨流布四方，與在官何異。」琚進曰：「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，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。」上問琚曰：「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？」對曰：「使百姓自鑄，則小人圖厚利，錢愈薄惡，古所以禁也。」

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，相為黨與謀不軌，事覺伏誅。上問宰臣曰：「南方尚多反側，何也？」琚對曰：「南方無賴之徒，假託釋道，以妖幻惑人。愚民無知，遂至犯法。」上曰：「如僧智究是也。此輩不足恤，但軍士討捕，利取民財，害及良民，不若杜之以漸也。」智究，大名府僧，同寺僧苑智義與智究言，《蓮華經》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，《心經》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，汝法名智究，正應經文，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，亦作頌子付汝。智究信其言，遂謀作亂，歷大名、東平州郡，假託抄化，誘惑愚民，潛結奸黨，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，會徒嶧山，以「應天時」三字為號，分取東平諸州府。及期向夜，使逆党胡智愛等，劫旁近軍寨，掠取甲仗，軍士擊敗之。會傅戩、劉宣亦于陽谷、東平上變。皆伏誅，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。

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，世宗欲授散官，量與廩祿，以贍足之，以問宰臣曰：「於前

代何如？」琚對曰：「堯親九族，周家內睦九族，皆帝王盛事也。」琚之將順，多此類。

十三年，上表乞致仕。十六年，再表乞致仕。皆不許。參知政事唐括安禮忤上意，出為橫海軍節度使，數年不復召。琚對便殿，從容進曰：「唐括安禮忠直，久在外官。」世宗深然之，遂自南京留守召為尚書右丞。琚嘗舉室紹先以為右司員外郎，紹先中風暴卒，上甚惜之，謂琚曰：「卿之所舉也。」感歎者再三。

十七年，拜平章政事，封莘國公。明年，拜右丞相。修起居注移剌傑上書言：「朝奏屏人議事，史官亦不與聞，無由紀錄。」上以問宰相，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：「古者史官，天子言動必書，以儆戒人君，庶幾有畏也。周成王剪桐葉為圭，戲封叔虞，史佚曰：'天子不可戲言，言則史書之。'以此知人君言動，史官皆得記錄，不可避也。」上曰：「朕觀《貞觀政要》，唐太宗與臣下議論，始議如何，後竟如何，此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。若恐漏泄幾事，則擇慎密者任之。」朝奏屏人議事，記注官不避自此始。

以年老衰病固辭，上曰：「朕知卿年老，勉為朕留，俟一二年，朕將思之。」上謂宰臣曰：「朕為天子，未嘗敢專行獨斷，每事遍問卿等，可行則行之，不可則止也。」琚與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：「好問則裕，自用則小，陛下行之，天下幸甚。」居一年，復表致仕，乃許。詔以一孫為閤門祗候。即命駕歸鄉里。久之，世宗謂宰臣：「知人最為難事，近來左選多不得人。惟石琚為相時，往往舉能其官，左丞移剌道、參政粘割斡特剌舉右選，頗得之。朕常以不能遍識人材為不足。此宰相事也，左右近侍雖常有言，朕未敢輕信。」又曰：「近日刺史縣令多闕員，當擇幹濟者除之，資級不到庸何傷。」又曰：「惟石琚最為知人。」

唐括鼎為定武軍節度使，上謂鼎曰：「久不見石琚，精力比舊何如？汝到官往視之。」顯宗亦思之，因琚生日，寄詩以見意。二十二年，以疾薨於家，年七十二。謚文憲。泰和元年，圖像衍慶宮，配享世宗廟廷。

唐括安禮

唐括安禮，本名斡魯古，字子敬。好學，通經史，工詞章，知為政大體。貞元中，累官臨海軍節度使，入為翰林侍讀學士，改浚州防禦使、彰化軍節度使。大定初，遷益都尹，召為大興尹，上曰：「京師好訛言。府中奸吏為民患。卿雖年少，有治才，去其宿弊，毋為因仍。」察廉入第一等，進階榮祿大夫。

七年五月，大興府獄空，詔錫宴勞之。凡州郡有獄空者，皆賜錢為錫宴費，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，其餘有差。久之，拜參知政事，罷為橫海軍節度使，歷河間尹、南京留守。以喪去官，起復尚書右丞。詔曰：「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，漢戶租佃田土，所得無幾，費用不給，不習騎射，不任軍旅。凡成丁者簽入軍籍，月給錢米，山東路沿邊安置。其議以聞。」浹旬，上問曰：「宰臣議山東猛安貧戶如之何？」奏曰：「未也。」乃問安禮曰：「於卿意如何？」對曰：「猛安人與漢戶，今皆一家，彼耕此種，皆是國人，即日簽軍，恐妨農作。」上責安禮曰：「朕謂卿有知識，每事專效漢人。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，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，國家有事，農作奚暇？卿習漢字，讀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。前日宰臣皆女直拜，卿獨漢人拜，是邪非邪？所謂一家者，皆一類也，女直、漢人，其實則二。朕即位東京，契丹、漢人皆不往，惟女直人偕來，此可謂一類乎？」又曰：「朕夙夜思念，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，傳及萬世，女直人物力不困。卿等悉之。」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，詔左司郎中粘割斡特剌使書之，百官集議於尚書省。

十七年，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覿古速行邊，從行契丹押剌四人，挼剌、招得、雅魯、斡列阿，自邊亡歸大石。上聞之，詔曰：「大石在夏國西北。昔窩斡為亂，契丹等回應，朕釋其罪，俾復舊業，遣使安輯之，反側之心猶未已。若大石使人間誘，必生邊患。遣使徙之，俾與女直人雜居，男婚女聘，漸化成俗，長久之策也。」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奧也、吏部郎中裴滿余慶、翰林修撰移剌傑，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斡亂者上京、濟、利等路安置。以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為西北路招討都監，詔子元曰：「卿可省諭徙上京、濟州契丹人，彼地土肥饒，可以生殖，與女直人相為婚姻，亦汝等久安之計也。卿與奧也同催發徙之。仍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，所經道路勿令與群牧相近，脫或有變，即便討滅。俟其過嶺，卿即還鎮。」上已遣奧也、子元等，謂宰臣曰：「海陵時，契丹人尤被信任，終為叛亂，群牧使鶴壽、駙馬都尉賽一、昭武大將軍術魯古、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。賽一等皆功臣之後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，彼之野心，亦足見也。」安禮對曰：「聖主溥愛天下，子育萬國，不宜有分別。」上曰：「朕非有分別，但善善惡惡，所以為治。異時或有邊釁，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。」

他日，上又曰：「薦舉，大臣之職。外官五品猶得舉人，宰相無所舉，何也？」安禮對曰：「孔子稱才難。賢人君子，世不多有。陛下必欲得人，當廣取士之路，區別器使之，斯得人矣。」上曰：「除授格法不倫。奉職皆閥閱子孫，朕所知識，有資考出身月日。親軍不以門第收補，無廕者不至武義不得出職。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，故出職

反在奉職上。天下一家，獨女直有超遷格，何也？」安禮對曰：「祖宗以來立此格，恐難輒改。」

轉左丞，與右丞蒲察通同日拜，上謂之曰：「朕今年五十有五，若過六十，必倦於政事。宜及朕之康強，凡女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，改定法令。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，朕頗習女直舊風，子孫豈能知之，況政事乎。卿等宜悉此意。」上又曰：「大理寺事多留滯，宰執不督責之，何也？」安禮對曰：「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。」上曰：「舊例是邪非邪，今不究其事，輒給以限邪？」參政移剌道曰：「臣在大理時，未嘗有滯事。」上曰：「卿在大理無滯事，為宰執而不能檢治，何也？」道無以對而退。上問宰臣曰：「御史臺官，亦與親知往來否？」皆曰：「往來殊少。」上曰：「台官當盡絕人事。諫官、記注官與聞議論，亦不可與人遊從。」安禮對曰：「親知之間，恐不可盡絕也。」上曰：「職任如是，何恤人之言。」

進拜平章政事，封芮國公，授世襲謀克。上諭安禮，前代史書詳備，今祖宗實錄太簡略。對曰：「前代史皆成書，有帝紀、列傳。他日修史時，亦有帝紀、列傳，其詳自見於列傳也。」安禮嘗議科目，言於上曰：「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為意。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，文理俱優者為中選，以時務策觀其器識，庶得人也。」上曰：「卿等議之。」上謂宰臣曰：「賞有功不可緩，緩賞無以勸善。」安禮對曰：「古所謂賞不逾時者，正謂此也。」

二十一年，拜右丞相，進封申國公，固辭曰：「臣備位宰相，無補于國家，夙夜憂懼，惟恐得罪，上負陛下，下負百姓。臣實不敢受丞相位，惟陛下擇賢于臣者用之。」上曰：「朕知卿正直，與左丞相習顯無異。且練習政事，無出卿之右者。其毋多讓。」安禮頓首謝。是歲，薨。泰和元年，配享世宗廟廷。

移剌道

移剌道，本名趙三。其先乙室部人也，初徙咸平。為人寬厚，有大志，以篤孝著名。通女直、契丹、漢字。皇統初，補刑部令史，轉尚書省令史，再遷大理司直。丁母憂，起復，遷戶部員外郎。正隆三年，徙臨潢、咸平路、畢沙河等三猛安，屯戍斡盧速。還奏，海陵謂侍臣曰：「道骨相異常，他日必登公輔。」明年，遷本部郎中。

海陵伐宋，為都督府長史。海陵死，師還，無復紀律，士卒掠淮南，百姓苦之。有

男女二百餘人，自願與道為奴，道受之，至淮，俟諸軍畢濟，乃悉遣還。大定二年，復為戶部郎中，與梁銶安撫山東，招諭盜賊。民或避盜避役者，並令歸業，不問罪名輕重皆原之，軍人不得並緣虜掠。僕散忠義討窩斡，道參謀幕府事。賊平，元帥府以俘獲生口分給官僚，道悉縱遣之。

還京師，入見，既退，世宗目送之，曰：「此人有幹才，可大用也。」遷翰林直學士，兼修起居注。頃之，世宗曰：「道清廉有幹局，翰林文雅之職，不足以盡其才。」中都轉運繁劇，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。詔道送河北、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敕，上曰：「卿從討契丹，不貪俘獲，其志可嘉。故命卿為使。卿其勉之。」是歲，以廉升者，磁州刺史完顏蒲速列為北京副留守，濰州刺史蒲察蒲查為博州防禦使，威州刺史完顏兀答補為磁州刺史。治狀不善下遷者，登州刺史大磐為嵩州刺史，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為同知北京轉運事，衛州防禦使完顏阿鄰為陳州防禦使，真定尹徒單拔改為興平軍節度使，安國軍節度使唐括重國為彰化軍節度使。仍具功過善惡宣諭，毋受饋獻。遷大理卿。五年，宋人請和，罷兵。道往山東，閱實軍器，振贍戍兵妻子。再除同知大興尹。

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缽非禁直日帶刀入宮，其夜入左藏庫，殺都監郭良臣，盜取金珠。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，掠笞三人死，五人者自誣，其贓不可得。上疑之，命道參問。道持久其獄，既而阿思缽鬻金事覺，伏誅。上曰：「箠楚之下，何求不得。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！」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，周其家，不死者人五十貫。詔自今護衛親軍百人長、五十人長，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。

遷戶部尚書。上曰：「朕初即位，卿為戶部員外郎，聞卿孳孳為善，進卿郎中，果有可稱。及貳京尹，亦能善治。戶部經治國用，卿其勉之。」道頓首謝。改西北路招討使，賜金帶。故事，招討使到官，諸部皆獻駝馬，多至數百，道皆卻之，數月皆復貢職。父喪去官，起復參知政事。初，諸部有獄訟，招討司例遣胥吏按問，往往為奸利。道請專設一官，上嘉納之，招討司設勘事官自此始。上謂宰臣曰：「比聞大理寺斷獄，輒經旬月，何邪？」道奏曰：「在法，決死囚不過七日，徒刑五日，杖刑三日。」上曰：「法有程限，而輒違之，此官吏之責也，嚴戒約以去其弊。」進尚書右丞。乞致仕，上曰：「卿孝於家，忠於朕，通習法令政事，雖逾六十，心力未衰，未可退也。」乃除南京留守，賜通犀帶。上曰：「河南統軍烏古論思列為人少戇，凡邊事須與卿共議。卿以朕意諭思列也。」入拜平章政事。

道弟臨潼令幼阿補犯罪至死，道待罪於家。皇太子生日，宴于慶和殿，上問道何故不在，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奏曰：「其弟犯死刑，據制不合入內。」上曰：「此何傷也。」即詔道起視事。是時縣令多闕，上以問宰相，道奏曰：「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。」上曰：「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，錄事丞簿有清幹之譽者，縣尉入優等者，皆與縣令。散官至五品，無貪污曠職之名者，亦可與之。俟縣令不闕，即如舊制。」

二十三年，罷為咸平尹，封莘國公。上曰：「卿數年前嘗乞致仕，朕不許卿。卿今老矣。咸平卿故鄉，地涼事少，老者所宜。」賜通犀帶。明日，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：「咸平自窩斡亂後，民業尚未復舊，朕聽卿歸鄉里，所以安輯一境也。」二十四年，薨。上聞之，悼惜良久。是歲幸上京，道過咸平，遣使致祭，賻贈有加。詔圖像藏秘府，擢其子八狗為閤門祗候。

子 光祖

光祖字仲禮，幼名八狗。以廕補閤門祗候，調平晉令、衛州都巡河、內承奉押班，累轉東上閤門使，兼典客署令。大安中，改少府少監。丁母憂，起復儀鸞局使，同知宣徽院使事，秘書監右宣徽使。興定二年十一月，詔集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，光祖等三人議曰：「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，俾人自勸，各保一方。」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，語在九公傳。三年，轉左宣徽使。五年，卒。

贊曰：良弼、守道、琚、安禮、道，皆無聞正隆時，及其簉治朝，佐明主，諫行言聽，膏澤下於民，豈非遇其時邪。官序無闕，上下相安，君享其名，臣終其祿，可謂盛哉。海陵能知移剌道有公輔之器，而不能用，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。人才之顯晦，有系于世道之汙隆也，尚矣。金世內燕，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，世宗一日特召琚入，諸王以下竊語，心蓋易之。世宗覺之，即語之曰：「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，而有今日之樂者，此人力也。」乃曆舉近事數十顯著為時所知者以曉之，皆俯伏謝罪。君臣相知如此，有不竭忠者乎！大定末，世宗將立元妃為後，以問琚，琚屏左右曰：「元妃之立，本無異辭，如東宮何？」世宗愕然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琚曰：「元妃自有子，元妃立，東宮搖矣。」世宗悟而止。且人主家事，人臣之所難言者，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，琚之對，其為金謀者至矣。